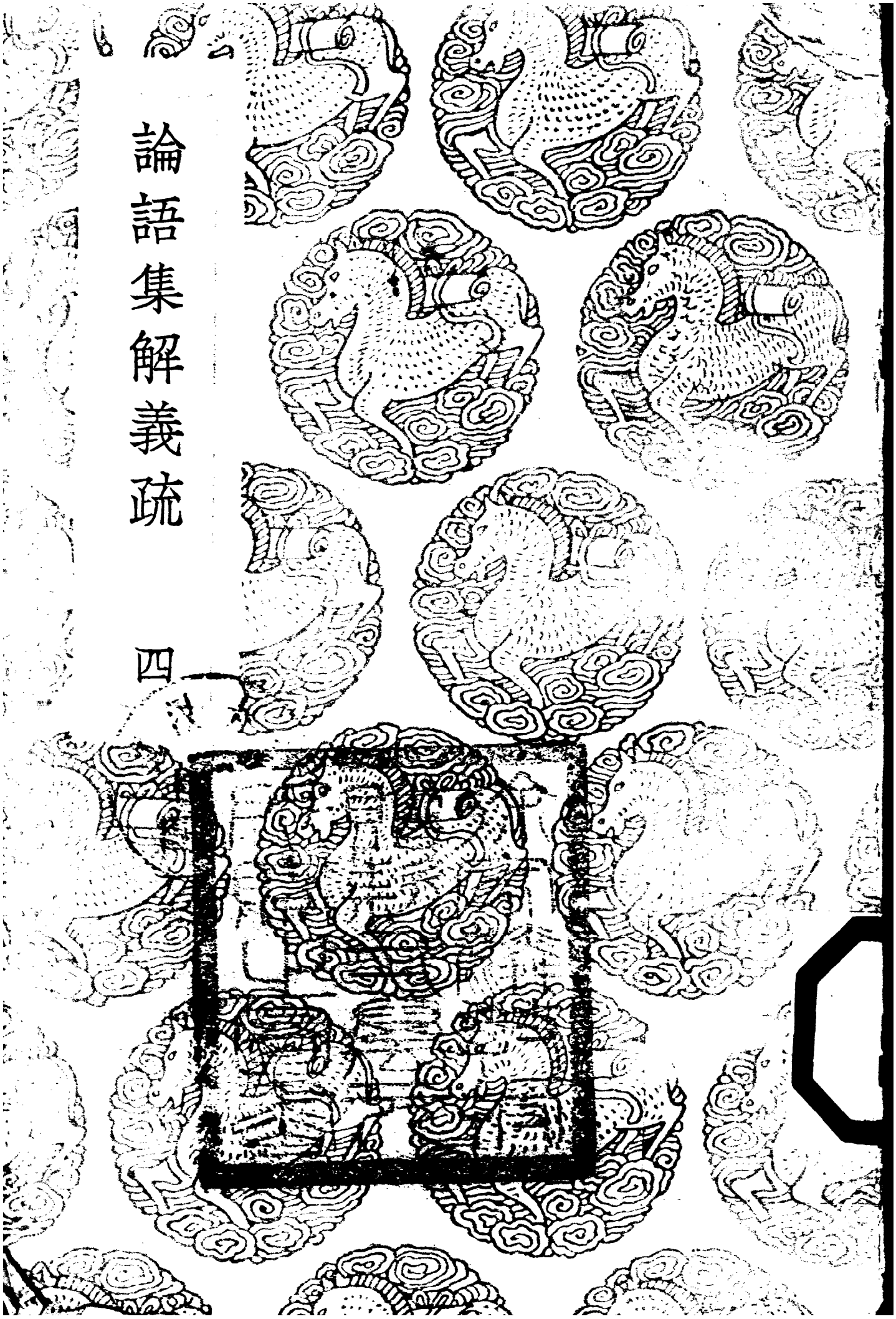
論語集解義疏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集解義疏

（四）

何晏　集解
皇侃　義疏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疏 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也。所以次前者。憲既問仕。故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註〕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註〕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註〕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末事。本末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疏 衛靈公問至學也。〔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孔子至衛。欲行文教。而靈公不慕勝業。唯知問於軍陳之事也。〔云孔子對曰云云者〕俎豆、禮器也。孔子武文自然兼能。今抑靈公。故云唯嘗聞俎豆事也。〔云軍旅云云者〕拒之。故云不學軍旅也。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註〕鄭玄曰至事也○本謂文教也。靈公未能文。故不教之武者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註〕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註〕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疏 明日至濫矣○〔云明日遂行者〕孔子至衛。既爲問武。故其明日遂行。不

留衛國也〔云在陳絕糧者〕明日遂行。初往曹。曹不容。又往宋。在宋遭匡人之圍。又往陳。遇吳伐陳。陳大亂。故乏絕糧食矣。〔云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謂諸弟子從孔子行在陳者也。病、飢困也。興、起也。既絕糧。故從行弟子皆餓困莫能起者也。〔云子路慍見者〕弟子皆病。無能起者。唯子路剛強。獨能起也。心恨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便慍色而見孔子也。〔云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此慍見之辭也。曾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則君子不應窮乏。今日如此。與孔子言乖。故問云。君子亦窮乎。〔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此答因抑小人也。言君子之人固窮。亦有窮時耳。若不守窮而爲濫溢。則是小人。故云小人窮斯濫矣。○〔註〕孔安國曰至食也○〔云孔子去衛如曹者〕如、往也。〔云又之宋者〕之、亦往也。〔云會吳伐陳者〕會、猶遇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註〕孔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註〕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註〕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疏子曰至貫之○〔云子曰云云者〕時人見孔子多識。並謂孔子多學世事而識之。故孔子問子貢而釋之也。〔云對曰然者〕然、如此也。子貢答曰。賜亦謂孔子多學。故如此多識之也。〔云非與者〕子貢又嫌孔子非多學而識。故更問定云非與。與、不定之辭也。〔云曰非也者〕孔子又答曰非也。言我定非多學而識之也。〔云予一以貫之者〕貫、猶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而萬事自然可識。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也。○〔註〕善有至知之也○〔云善有元事有會者〕元、猶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事各有所終。故曰事有會也。〔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者〕解事有會也。事雖殊塗。而其要會皆同有所歸也。〔云百慮而一致者〕解善有元也。致、極也。人慮乃百。其元極則同起一善也。〔云知其云云者〕是善長舉元則衆善自舉。所以不須多學而自能識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註〕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由、子路也。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註〕王肅曰至德者也○按如注意。則孔子此語

爲問絕糧而譏發之者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註〕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也。疏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云者〕舜上受堯禪於己。己又下禪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爲而能治也。〔云夫何云云者〕既受授善得人。無勞於情慮。故云夫何爲哉。既垂拱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正南面而已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爲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爲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爲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閒。唯舜而已。故特稱之焉。○〔註〕言任至治也○由受授皆聖。舉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得其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註〕鄭玄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註〕苞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子張書諸紳。〔註〕孔安國曰。紳、大帶也。疏子張問至諸紳○〔云子張問行者〕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爲事。而其道事可得行於世乎。〔云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云。欲使道行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立行必須篤厚恭敬也。〔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若身修前德。無論居處於華夏。假令居住蠻貊遠國。則己之道德無所不行也。〔云言不云云者〕又云。若不能身修前德。而身雖居中國州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故云行乎哉。言不行也。〔云立則云云者〕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行。己立在世閒。則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亘於己前也。〔云在輿云云者〕倚、猶憑依也。衡、車衡軛也。又若在車輿之中。則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羅列憑依滿於衡軛之上也。〔云夫然後行也者〕若能行存想不忘。事事如前。則此人身無

往而不行。故云夫然後行也。〔云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聞孔子之言可重。故書題於己衣之大帶。欲日夜存錄不忘也。〔註〕鄭玄曰至爲里。○此王畿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

子曰。直哉史魚。〔註〕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鰌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註〕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註〕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疏子曰至懷之。○〔云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云邦有云云者〕證其爲直譬矢箭也。性唯直而不曲。言史魚之德恆直如箭。不以國有道無道爲變曲也。〔云君子哉蘧伯玉者〕又美蘧瑗也。進退隨時。合時之變。故曰君子哉也。〔云邦有道則仕者〕出其君子之事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以佐時也。〔云邦無云云者〕國若無道。則韜光匿智而懷藏以避世之害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註〕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疏子曰至失言。○〔云子曰云云者〕謂此人可與共言。而已不可與之言。則此人不復見顧。故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云不可云云者〕言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云智者云云者〕唯有智之士。則備照二途。則人及言並無所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註〕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疏子曰至成仁。○〔云志士仁人者〕謂心有善志之士及能行仁之人也。〔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恆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生而害仁。則志士不爲也。〔云有殺身以成仁者〕若殺身而仁事可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殺身爲之。故云有殺身成仁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惜也。繆播

曰。仁居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變則理窮。窮則任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註〕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也。

疏 子貢問至仁者也○〔云子貢問爲仁者〕問爲仁人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將欲荅於爲仁之術。故先爲說譬也。工、巧師也。器、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藝若輸般。而作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其器也。〔云居是云云者〕合譬成荅也。是、猶此也。言人雖有賢才美質。而居住此國。若不事賢。不友於仁。則其行不成。如工器之不利也。必欲行成。當事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也。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註〕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註〕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周之冕。〔註〕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註〕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註〕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

疏 顏淵問至人殆○〔云顏淵問爲邦者〕爲、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荅、舉魯舊法以爲荅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時節以行事者。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魯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云乘殷之輅者〕亦魯禮也。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唯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注云。設日月、畫於旂上也。素車、殷輅

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按如記注。則魯郊用殷之木輅也。〔云服周之冕者〕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衮。三曰鷩。四曰毛毳。五曰絺。六曰玄。周王郊天。以大衮而冕。雖魯郊不得用大衮。但用衮以郊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玄注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按此記注。卽是魯郊用衮也。然魯廟亦衮。或問曰。魯既用周次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示文。服用大衮以示質。但車不對神。故示文。服以接天。故用質也。〔云樂則韶舞者〕謂魯所用樂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殷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若餘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爲始也。又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爲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云放鄭聲遠佞人者〕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爲後教也。鄭聲淫也。魯禮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也。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云鄭聲淫佞人殆者〕出鄭聲佞人所以宜放遠之由也。鄭地聲淫。而佞人鬬亂。使國家爲危殆也。按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所以是淫也。○〔註〕據見至知也。○解所以用夏時之義也。夏之春。物出地上。和暖著見。已故易知之也。○〔註〕馬融曰至儉也。○左傳之言亦說魯禮也。○〔註〕苞氏曰至聽也。○周既文。民人多過。君上若任已視聽。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過。若見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冕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兩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黈、黃色也。纊、新綿也。當兩耳垂黃綿綿之下。又係玉名爲瑱也。○〔註〕韶舜至取之也。○解魯所以極韶不取堯樂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註〕 王肅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

疏 子曰至近憂。○人生當思漸慮遠。防於未然。則憂患之事不得近至。若不爲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疏 子曰至者也○既先云已矣。明久已不見也。疾時色與德廢。故起斯歎也。此語亦是重出。亦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註〕 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爲竊位也。 疏 子曰至立也○〔云子曰云云者〕臧文仲、魯大夫也。竊、盜也。臧文仲雖居位。居位不當與盜位者同。故云竊位者與。〔云知柳云云者〕此臧文仲竊位之由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以共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飡盜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註〕 孔安國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 疏 子曰至怨矣○躬、身也。君子責己厚。小人責人厚。責人厚。則爲怨之府。責己厚。人不見怨。故云遠怨。蔡謨曰。儒者之說。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爲責己。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侃按。蔡雖欲異孔。而終不離孔辭。孔辭亦得爲蔡之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註〕 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註〕 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疏 子曰至已矣○〔云不曰如之何者〕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己力勢可奈何者也。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欻起。是不曰如之何事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云如之云云者〕若不先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奈何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註〕鄭玄曰。小惠、謂小小才智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疏子曰至矣哉○〔云子曰云云者〕三人以上爲羣居。羣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於日月而未曾有及義之事也。〔云好行云云者〕小惠、小小才智也。若安陵調醴屬也。以此處世。亦難爲成人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註〕鄭玄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謂言語也。疏子曰至子哉○〔云君子義以爲質者〕義、宜也。質、本也。人識性不同。各以其所宜爲本。〔云禮以行之者〕雖各以所宜爲本。而行之皆須合禮也。〔云遜以出之者〕行之及合禮。而言出之必使遜順也。〔云信以成之者〕行之合禮而言遜順而出之。終須信以成之也。〔云君子哉者〕如上義、可謂爲君子之行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註〕苞氏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疏子曰至知也○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己無才能耳。不患己有才能而人不見知之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註〕疾、猶病也。疏子曰至稱焉○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爲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故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爲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註〕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疏子曰至諸人○求、責也。君子自責己德行之不足。不責人也。小人不自責己而責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註〕苞氏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註〕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疏子曰至不黨○〔云子曰云云者〕矜、矜莊也。君子自矜莊己身而已。不與人爭也。故江熙曰。君子不使其身倪焉若非終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之也。〔云羣而不黨者〕君子乃朋羣義聚而不相阿黨爲私也。故江熙曰。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爲羣。羣則似黨。羣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註〕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疏子曰至廢言○〔云子曰云云者〕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之。故君子不爲也。〔云不以人廢言者〕言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也。故李充曰。詢于芻蕘。不恥下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疏子貢問至人也○〔云子貢問云云者〕問求善事欲以終身奉行之也。〔云子曰其恕乎者〕此是可終身行之一言也。恕、謂內忖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當。當終身行於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所云云者〕此釋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與人也。既己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註〕苞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疏子曰至行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我之於世。平等如一。無有憎愛毀譽之心。故云誰毀誰譽也。〔云如有云云者〕既平等一心。不有毀譽。然君子掩惡

揚善善則宜揚而我從來若有所稱譽者皆不虛妄必先試驗其德而後乃譽之耳故云其有所試矣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云斯民云云者〕斯民者謂若此善民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養民如此無私毀譽者是三代聖王治天下用直道而行之時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註〕苞氏曰至己矣○注意如向說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註〕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

疏　子曰至矣夫○孔子此歎世澆流迅速時異一時也〔云子曰云云者〕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爲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爲者也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夫〔註〕苞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有此時闕文也矣〔云有馬者借人乘之者〕孔子又曰亦見此時之馬難調御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云今則亡矣夫者〕亡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恥云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云今亡也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註〕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疏　子曰至大謀○〔云巧言亂德者〕辭達而已不須巧辨巧辨文多更於德爲亂之也〔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人須容忍則大事乃成若不能忍小則大事之謀亂也又一通云凡爲人法當依事以斷事無大小皆便求了若小小不忍有所慈爲則大謀不成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註〕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疏　子曰至察焉〔云衆惡之必察焉者〕設有一人爲衆所憎惡者必當察其德不可從衆雷同而惡之也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羣爲衆佞共所陷害故必察之也〔云衆好之必察焉者〕又設有一人爲衆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不可隨衆而崇重之也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爲羣惡之所黨愛故亦必察也衞瓘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人與時同

好亦則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行高志遠。與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註〕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疏子曰至人也○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也。故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疏子曰至過矣○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仰之。所以非過。過而不改。則成過也。江熙曰。一過容恕。又文則成罪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疏子曰至學也○勸人學也。終、猶竟也。寢、眠也。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學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後通。習而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姓同事。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爲己異。故謂聖人亦必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註〕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餓。勸人學也。疏子曰至憂貧○〔云子曰云云者〕謀、猶圖也。人非道不立。故必謀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不食亦死。死而後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云耕也云云者〕餒、餓也。唯知耕而不學。是無智之人也。雖有穀。必他人所奪。而不得自食。是餓在于其中也。〔云學也云云者〕雖不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爲四方所重。縱不爲亂君之所祿。則門人亦共貢贍。故云祿在其中矣。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云、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二三子之手。是也。〔云君子云云者〕學道必祿在其中。所以憂己無

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不憂貧也江熙曰董仲舒曰遑遑求仁義常患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慮匱乏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亦未必得祿祿在其中恆有之勢是未必君子但當存大而遺細故憂道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苞氏曰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智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註〕苞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註〕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疏子曰至善也○〔云子曰云云者〕謂人有智識得及爲官位者故云智及之也雖謀智能及不及能用仁守官位故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云雖得之必失之者〕祿位雖由智而得爲之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祿位也〔云智及云云者〕莅臨也又言若雖能智及仁守若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爲民所敬〔云智及云云者〕雖智及仁守莅莊而動靜必須禮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爲未盡善也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莅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顏特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註〕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疏子曰至知也○〔云子曰云云者〕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德能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而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爲小善也故宜推誠闡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云小人云云者〕小人道淺故云不

可大受也。淺則易爲物所見。故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註〕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註〕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疏子曰至者也○〔云子曰云云者〕甚、猶勝也。仁水火三事。皆民人所仰以生者也。水火是人朝夕所須。仁是萬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並爲民人所急也。然就三事之中。仁最爲勝。故云甚於水火也。〔云水火云云者〕此明仁所以勝水火之事也。水火乃能治民人。民人若誤履蹈之。則必殺人。故云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而仁是恩愛政行之。故宜爲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註〕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疏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仁者、周窮濟急之謂也。弟子每事則宜讓師。唯行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曰。先人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爲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註〕孔安國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疏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權變無常。若爲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爲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通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註〕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疏子曰至其食○國家之事。知無不爲。是敬其事也。必有纏勳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子曰。有教無類。〔註〕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疏子曰有教無類○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繆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爲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疏子曰至爲謀○人之爲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共謀。則方圓義鑿枘。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註〕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疏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語之法。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

師冕見。〔註〕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註〕孔安國曰。歷告以座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註〕馬融曰。相、導也。疏師冕見至道也○〔云師冕見者〕師冕、魯之樂師也。見來見孔子也。〔云及階者〕及、至也。階、孔子家堂階也。師冕來見至孔子家階也。〔云子曰階也者〕師冕盲。來見至階。孔子語之曰、階也。使之知而登之也。〔云及席者〕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也。〔云子曰席也皆坐者〕孔子又語之曰、至席。令其登席

而坐皆俱也。孔子見瞽者必起。師既起。則弟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並坐。故云皆坐也。〔云子皆云云者〕某、席某人也。冕無目。不識座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上人之姓名也。既多人。故再曰某在斯某在斯也。隨人百十。每一一告之。云子張在此。子貢在此。〔云師冕出者〕見孔子事畢而出去也。〔云子張問云云者〕道、猶禮也。子張見孔子告之階席人姓名字。故冕出而問孔子。向與師冕言之是禮不與也。〔云子曰然者〕答曰、是禮也。〔云固相師之道也者〕又云、冕既無目。故主人宜爲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者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故據臣凶。故以季氏次衞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註〕孔安國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氏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註〕孔安國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君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域之中矣。〔註〕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爲伐也。〔註〕孔安國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註〕孔安國曰。歸咎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註〕苞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與。〔註〕馬融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

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註〕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也。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註〕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苞氏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註〕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註〕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

疏　季氏至內也○此章明季氏專征濫伐之惡也。〔云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季氏欲伐而并之也。故云季氏將伐顓臾也。〔云冉有云云者〕二人時仕季氏爲臣、見季氏欲濫伐、故來見孔子告道之也。〔云曰季氏云云者〕此冉有告孔子之辭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求、冉有名也。爾、汝也。雖二人俱來而告、冉有獨告、嫌冉有又爲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獨呼其名而問云、此征伐之事、無乃是汝之罪過與。言是其教導季氏爲之也。〔云夫顓臾云云者〕孔子拒冉有不聽伐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是先王所立、又爲祭祀之主、故不可伐也。〔云且在云云者〕言且顓臾在魯七百里封內、故云在邦域中也。〔云是

社稷之臣者〕國主社稷。顓臾既屬魯國。故是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是社稷臣者。當爾時已臣屬魯故也。〔云冉有云云者〕夫子指季氏也。冉有言伐顓臾之事是季氏所欲。故云夫子欲之也。〔云吾二云云者〕稱吾二臣是冉有自謂及子路也。舍我二臣皆不欲伐之也。冉有恐孔子不獨信己。故引子路爲儔證也。〔云孔子曰求者〕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求名語之也。〔云周任云云者〕此語之辭也。周任、古之良史也。周任有言曰。人生事君。當先量後入。若計陳我才力所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耳。若自量才不堪。則當止而不爲也。〔云危而云云者〕既量而就。汝今爲人之臣。臣之爲用。正至匡弼。持危扶顛。今假季氏欲爲濫伐。此是危顛之事。汝宜諫止。而汝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則何用汝爲彼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就之也。〔云且爾云云者〕又罵之而設譬也。兕如牛而色青。柙、檻也。檻貯於虎兕之器也。櫝、函也。函貯龜玉之匣也。言汝云吾二臣皆不欲也。此是汝之罪也。汝爲人輔相。當主諫君失。譬如爲人掌虎兕龜玉。若使虎兕破檻而逸出。及龜玉毀碎於函櫝之中。此是誰過。則豈非守檻函者過乎。今季氏濫伐。此是誰過。則豈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欒肇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顓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義廢於內也。〔云冉有云云者〕固、謂城郭甲兵堅利、費、季氏采邑名也。冉有既得孔子罵及譬喻而輸誠服罪。更說顓臾宜伐之意也。言所以伐顓臾者。城郭甲兵堅利。復與季氏邑相近也。〔云今不取云云者〕子孫、季氏之子孫也。冉有又言。顓臾既城郭堅、甲兵利。又與費邑相近。其勢力方豪。其及今日猶可撲滅。若今日不伐取。則其後世必伐於費。所以爲後世子孫之憂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聞冉有言。知其虛妄。故更呼而語之也。夫、夫冉有之言也。季氏欲伐。實是貪顓臾之地。今汝不言季孫是貪顓臾欲伐取之。而假云顓臾固而近費。恐爲子孫憂。如汝此言。是君子之所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舍曰云云者〕此是君子所疾者也。舍、猶除也。冉有不道季氏貪欲濫伐。是舍曰欲之。而假稱顓臾固近費。是是而必爲之辭。〔云丘也云云者〕孔子罵冉有既竟。而更自稱名爲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顓臾也。將欲言之。故先廣陳其理也。不敢云出己。故曰聞也。有國、謂諸侯也。有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爲諸侯及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寡少。所患政之不能均平耳。今季氏爲政不能均平。則何用濫伐欲多土地人民爲也。〔云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爲國家者何患民貧乏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云

蓋均無貧者）此結前不貧之事也。若爲政均平，則國家自富，故無貧乏也。（云和無寡者）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四方來至，故土地民人不寡少也。（云安無傾者）若能安民，則君不傾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和無寡，又長云安無傾者，並相互爲義。由均和故安無傾也。（云夫如是云云者）此明不患寡少之由也。如是，猶如此也。若國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若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廣修文德於朝，使彼慕德而來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民至。（云既來之則安之者）遠方既至，則又用德澤撫安之。（云今由云云者）夫子、季氏也。言今汝及由二人相於季氏，無恩德也。（云遠人云云者）言汝二人爲季氏相，不能修文德以來服遠人也。（云邦分云云者）言汝二人相季氏，季氏治魯，既外不來遠人，而內又離析，不能守國也。（云而謀云云者）汝二人既不能來遠安近，而唯知興動干戈以自伐邦國內地何也。（云吾恐云云者）冉有曰：顓臾近費，恐爲後世子孫憂。孔子廣陳事理已竟，故此改容答也。言我之所思恐異於汝也。汝恐顓臾，而我恐季孫後世之憂不在於顓臾也。（云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季孫所憂者也。蕭、蕭也。牆、屏也。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肅敬，故謂屏爲蕭牆也。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內也。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籬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爲之也。蔡謨曰：冉有子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弘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爲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然守文者衆，達微者寡也。覩其見軌而昧其玄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莅來旨也。○（註）櫝櫃也。○櫃卽函也。○（註）兵甲。兵、刃也。甲、鎧也。○（註）孔安國曰：至國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註）鄭玄曰：至子也。○證憂在蕭牆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註〕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註〕孔安國曰季文子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註〕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註〕孔安國曰制之由君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

疏 孔子曰至不議○〔云天下有道云云者〕禮樂先王所以飾喜鈇鉞先王所以飾怒故有道世則禮樂征伐並由天子而出也〔云天下無道云云者〕若天下無道天子微弱不得任自由故禮樂征伐從諸侯出也〔云自諸云云者〕希少也若禮樂征伐從諸侯出非其所故僭濫之國十世少有不失國者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全數之年而失之也〔云自大云云者〕若禮樂征伐從大夫而專濫則五世此大夫少有不失政者也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勢短故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云陪臣云云者〕陪重也其爲臣之臣故云重也是大夫家臣僭執邦國教令此至三世必失也既卑故不至五世則半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十極數也小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云執國命不云禮樂征伐出者其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本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云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由於君故不在大夫在大夫由天下失道故也〔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君有道則頌之聲輿載路有時雍之義則庶人民下無所街羣巷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道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註〕孔安國曰至乾侯○證十世爲濫失國之君也周幽王無道爲犬戎所殺其子平王東遷雒邑於是周始微弱不能制諸侯故于時魯隱公始專征濫伐至昭公十世而昭公爲季氏所出死於乾侯之地也十世者隱一桓二莊三閔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註〕孔安國曰至囚也○此證大夫專濫五世而失家者季文子始得政而專濫至五世桓子爲臣所囚也五世者文子一武子二悼子三平子四桓子五是也○〔註〕馬融曰至齊也○證陪臣執政三世而失者也○〔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非猶

鄙也。鄙議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註〕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註〕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註〕孔安國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

疏　孔子曰至微矣○〔云孔子云云者〕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有不失。于時孔子見其數將爾。知季氏必亡。故發斯旨也。公、君也。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於大夫。不復關君也。制爵祿不關君。于時已五世也。故云去公室五世也。〔云政逮云云者〕逮、及也。制祿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云故夫云云者〕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孫轉以弱也。謂爲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出桓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豪濫。至爾時並衰。故云微也。○〔註〕鄭玄曰至世矣○襄仲既殺赤立宣公。宣公雖立而微弱。不敢自專。故爵祿不復關已也。宣一。成二。襄三。昭四。定五也。○〔註〕孔安國曰至衰也○後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故多云孟孫氏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註〕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友善柔。〔註〕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註〕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

疏　孔子曰至損矣○〔云益者三友者〕明與朋友益者有三事。故云益者三友。〔云損者三友者〕又明與朋友損者只有三事。故云損者三友。〔云友直者〕一益也。所友得正直之人也。〔云友諒者〕二益也。所友得有信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者〕三益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益矣、上所言三事皆是有益之朋友也。〔云友便辟者〕此一損也。謂與便辟之人爲朋友者。謂語巧能爲避人所忌者爲便辟也。〔云友善柔者〕二損

也。謂所友者善柔者也。善柔謂面從而背毀者也。〔云友便佞者〕三損也。謂與便佞爲友也。便佞謂辯而巧也。〔云損矣者〕上三事皆是爲損之朋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註〕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註〕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註〕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註〕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疏孔子曰至損矣○〔云益者三樂者〕謂以心中有所愛樂之事三者爲益人者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有三事爲損人者也。〔云樂節禮樂者〕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樂、樂得於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心中所愛樂、樂道說揚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友者〕三益也。心中所愛樂、樂得多賢爲朋友也。〔云益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爲益之樂。〔云樂驕樂者〕此明一損也。心中所愛樂爲驕傲以自樂也。〔云樂佚遊者〕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樂、恣於自逸。恣恣而遨遊。不用節度也。〔云樂宴樂者〕三損也。心中所愛樂、宴飲酣酗以爲樂也。〔云損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爲損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註〕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註〕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不言、謂之隱。〔註〕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註〕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疏孔子曰至之瞽○〔云孔子曰云云者〕愆、過也。卑侍於尊。有三事爲過失也。〔云言未云云者〕一過也。侍君子之坐。君子言語。次第承之。未及其抄次而言。此是輕動將躁者也。〔云言及云云者〕二過也。言語次第已應及其人。忽君子不肯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者也。〔云未見云云者〕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顏色。而只言人之是非。今

若不盲侍坐未見君子顏色趣向而便逆言之此是與盲者無異質故謂之爲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註〕孔安國曰得貪得也 疏 孔子曰至在得○〔云君子有三戒者〕君子自戒其事有三故云有三戒也〔云少之時云云者〕一戒也少謂三十以前也爾時血氣猶自薄少不可過慾過慾則爲自損故戒之也〔云及其壯云云者〕二戒也壯謂三十以上也禮三十壯而爲室故不復戒色也但年齒已壯血氣方剛性力雄猛者無所與讓好爲鬭爭故戒之也〔云及其老云云者〕三戒也老謂年五十以上也年五十始衰無復鬭爭之勢而戒之在得也得貪得也老人好貪故戒之也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春夏春夏爲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秋冬秋冬爲陰陰體斂藏故老耆好斂聚多貪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註〕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註〕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人之言〔註〕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註〕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註〕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註〕不可小知故侮之也 疏 孔子曰至之言○〔云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君子所畏有三事也〔云畏天命者〕一畏也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云畏大人者〕二畏也大人聖人也見其含容而曰大人見其作教正物而曰聖人也今云畏大人謂居位爲君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燾雖不察察而君子畏之也〔云畏聖人之言者〕三畏也聖人之言謂五經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云小人云云者〕既小人與君子反並不畏君子之所畏者也小人見天道恢疏而不信從吉逆凶故不畏之而

違爲惡逆也。〔云狎大人者〕見大人含容。故褻狎慢而不敬也。江熙曰。小人不懼德。故媟慢也。〔云侮聖人之言者〕謂經籍爲虛妄。故輕侮之也。江熙曰。以典籍爲妄作也。○〔註〕深遠至言也○理皆深遠。不可改易也。○〔註〕恢疏故不知畏○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小人見天命不切切之急。謂之不足畏也。○〔註〕直而至之也○肆、猶經威毒也。大人但用行不邪而不加威毒也。○〔註〕不可至之也○經籍深妙。非小人所知。故云不可小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註〕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疏 孔子曰至下矣○此章勸學也。故先從聖人始也。〔云生而云云者〕若生而自有知識者。此明是上智聖人。故云上也。〔云學而云云者〕謂上賢也。上賢既不生知。資學以滿分。故次生知者也。〔云困而云云者〕謂中賢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已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此只次前上賢人也。〔云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者〕謂下愚也。既不好學而困又不學。此是下愚之民也。故云民斯爲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 孔子曰至思義○〔云君子有九思者〕言君子所宜思之事。其條有九也。〔云視思明者〕一也。若目瞻視萬事。不得孟浪。唯思分明也。〔云聽思聰者〕二也。若耳聽萬理。不得落漠。唯思聰了也。〔云色思溫者〕三也。若顏色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溫和也。李充曰。靜容謂之和。柔暢謂之溫也。〔云貌思恭者〕四也。若容貌接物。不得違逆。唯思遜恭也。李充曰。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也。〔云言思忠者〕五也。若有所言語。不得虛僞。唯思盡於忠心也。〔云事思敬者〕六也。凡行萬事。不得慢。唯思於敬也。故曲禮曰無不敬也。〔云疑思問者〕七也。心有所疑。不得輒自斷決。當思諮問於事有識者也。〔云忿思難者〕八也。彼有違理之事來觸於我。我必忿怒於彼。雖然不得乘此忿心以報於彼。當思於忽有急難日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云見得思義者〕九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已應有所

得。當思其義取也。江熙曰。義然後取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註〕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疏〕孔子曰至人也○〔云見善如不及者〕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恆恐己不能相及也。袁氏曰。恆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云見不善如探湯者〕若見彼不善者。則已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人使己以手探於沸湯爲也。〔云吾見云云者〕孔子自曰。此上二事。吾嘗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顏特進曰。好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語也。〔云隱居云云者〕志違昏亂。故願隱遁。言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願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云吾聞云云者〕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立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註〕孔安國曰至疾也○去、猶避也。疾、速也。謂避惡之速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註〕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註〕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註〕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疏〕齊景公至謂與○〔云齊景公有馬千駟者〕千駟、四千匹馬也。〔云死之云云者〕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無所稱譽也。〔云伯夷云云者〕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齊扣武王馬諫曰。爲臣伐君。豈得忠乎。橫尸不葬。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

殺是賢人。卽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賣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祐家白張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卽遂不食。七日餓死。云首陽下者。在山邊側也。〔云民到于今稱之者〕雖無馬而餓死。而民到孔子之時。相傳猶揄揚愈盛也。〔云其斯之謂與者〕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一死卽消。雖餓而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註〕馬融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註〕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疏 陳亢問至子也○〔云陳亢問云云者〕陳亢卽子禽也。伯魚卽鯉也。亢言伯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魚。有異門徒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呼伯魚而爲子也。〔云對曰未也者〕伯魚對陳亢曰。我未嘗有異聞也。〔云嘗獨立者〕此述已生平私得孔子見語之時也。言孔子嘗獨立。左右無人也。〔云鯉趨而過庭者〕孔子獨立在堂。而已趨從中庭過也。〔云曰學詩乎者〕孔子見伯魚從過庭。呼而問之曰。汝嘗學詩不乎。〔云對曰未也者〕伯魚述舉已答孔子。言未嘗學詩也。〔云曰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聞伯魚未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興答對酬酢。人若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云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得孔子之旨。故退還已舍而學詩也。〔云他日又獨立者〕他日、又別日也。孔子又在堂獨立也。〔云鯉趨而過庭者〕伯魚又從中庭過也。〔曰學禮乎者〕孔子又問伯魚。汝學禮不乎。〔對曰未也者〕亦答曰、未學禮也。〔云不學禮無以立者〕孔子又語伯魚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身也。〔云鯉退而學禮者〕鯉從孔子旨。退而學禮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言已爲孔子

之子。唯私聞學詩學禮二事也。〔云陳亢云云者〕陳亢得伯魚答已二事。故退而歡喜也。言我問異聞之一事而今得聞三事也。〔云聞詩云云者〕伯魚二也。又君子遠其子。三也。伯魚是孔子之子。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卽是君子不獨親子。故相疎遠。是陳亢今得聞君子遠於其子也。范甯曰。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忿。繼之以忿。則反夷矣。父子相夷惡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註〕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疏　邦君至人也○〔云邦君云云者〕當時禮亂。稱謂不明。故此正之也。邦君自呼其妻曰夫人也。〔云夫人自稱曰小童者〕此夫人向夫自稱。則曰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謙不敢自以比於成人也。〔云邦人云云者〕邦人、其國民人也。若其國之民呼君妻。則曰君夫人也。君自稱則單曰夫人。故民人稱帶君言之也。〔云稱諸云云者〕自我國臣民向他邦人邦我君妻。則曰寡小君。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爲寡君。稱君妻爲寡小君也。〔云異邦人云云者〕若異邦臣來。卽稱上國君之妻。則亦同曰君夫人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論語陽貨第十七 疏 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非唯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註〕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子豚。〔註〕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註〕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註〕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爲有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註〕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註〕孔安國曰。以順辭免害也。疏 陽貨至仕矣○〔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爲季氏宰。專魯國政。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云孔子不見者〕孔子惡其專濫。故不與之相見也。〔云歸孔子豚者〕歸、猶餽也。既召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故又遣人餽孔子豚也。所以召不來而餽豚者。禮、得敵己以下餽。但於己家拜餽而已。勝己以上見餽。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往餽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已因得與相見也。得相見而勸之欲仕也。〔云孔子時云云者〕亡、無也。無謂虎不在家時也。孔子曉虎見餽之意。故往

拜謝也。若往謝。必與相見。相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取虎不在家時而往拜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塗、道路也。既伺其不在而往拜。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而在路與相逢者。其有所以也。若遂不相見。則陽虎求召不已。既得相見。則其意畢耳。但不欲久與相對。故造次在塗路也。所以知是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後云遇塗。故知已至其家也。其若未至室。則於禮未畢。或有更隨其至己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往畢還而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往謝之也。然於玉藻中爲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謂孔子曰來者〕貨於路見孔子。而呼孔子令來趨就己也。〔云予與爾言者〕予、我也。爾、汝也。貨先呼孔子來。而又云我與汝言也。〔云曰懷云云者〕此是貨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令仕己。故先發此言也。此罵孔子不仁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惻隱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邦國迷亂。爲此之事。豈可謂爲仁乎。〔曰不可者〕孔子曉虎之言。故遜辭求免。而答云不可也。言不可謂此爲仁人也。〔云好從云云者〕此亦罵孔子不智也。好從事、謂好周流東西。從於世事也。亟、數也。言智者以照了爲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栖栖遑遑。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爲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爲智人乎。〔曰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云日月云云者〕罵孔子。孔子辭既畢。故貨又以此辭勸孔子出仕也。逝、速也。言日月不停。速不待人。豈得懷寶至老而不仕乎。我、我孔子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得勸。故遜辭答之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孔安國曰。上智不可使強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疏　子曰至不移○〔云子曰云云者〕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若值善友。則相効爲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爲惡。惡善既殊。故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爲君子。習申商之術爲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同。且依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

涉乎用。非唯不可名爲惡。亦不可目爲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名。恆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爲美。斯惡已。以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欲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眞。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遷。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卽性非正。雖卽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熱。而卽火非熱。雖卽火非熱。而能使之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能使之正者何。儀也、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也。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曰云云者〕前既曰性近習遠。而又有異。此則明之也。夫降聖以還。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爲三。上分是聖。下分是愚。愚人以上。聖人以下。其中階品不同。而共爲一。此之共一。則有推移。今云上智、謂聖人。下愚、愚人也。夫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氛氳之氣。氣有清濁。若稟得淳清者。則爲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爲愚人。愚人淳濁。雖澄亦不清。聖人淳清。攪之不濁。故上聖遇昏亂之世。不能撓其眞。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惡。故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二者中間。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此之徒。以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滓淪。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註〕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也。夫子莞爾而笑。〔註〕莞爾、小笑貌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註〕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註〕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註〕孔安國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註〕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疏 子之至之耳○〔云子之云云者〕之、往也。于

時子游爲武城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絃歌之聲也。但解聞絃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子入武城界。聞邑中人家家有絃歌之響。由子游政化和樂故也。繆播曰。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可絃歌以樂也。又一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以教民也。故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先王之道也。〔夫子莞爾而笑者〕孔子聞絃歌聲而笑之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說可笑之意也。牛刀、大刀也。割雞宜用雞刀。割牛宜用牛刀。若割雞而用牛刀。刀大而雞小。所用之過也。譬如武城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也。故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也。〔云子游對云云者〕子游得孔子笑己。故對所以絃歌之意也。先據聞之於孔子言曰。若君子學禮樂。則必以愛人爲用。小人學道。則易使爲樂業。而偃今日所以有此絃歌之化也。一云。子游既學道於孔子。今日之化政。是小人易使。故繆播曰。夫博學之言。亦可進退也。夫子聞鄉黨之人言。便引得射御。子游聞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爲戲也。其知之者。以爲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三子者〕二三子、從孔子行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二三子。〔云偃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也。〔前言戲之耳者〕言我前云割雞焉用牛刀。是戲治小而才大也。○〔註〕孔安國曰至使也○就如注意。言子游對所以絃歌化民者。欲使邑中君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不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註〕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註〕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疏　公山至周乎○〔公山不擾者〕姓公山。名不擾也。〔云以費畔者〕費、季氏采邑也。畔、背叛也。不擾當時爲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共執季氏。是背叛於季氏也。〔云召子欲往者〕既背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見孔子欲

往。故己不欣悅也。〔云曰末云云者〕子路不悅而復說此辭也。末、無也。之、適也。已、止也。中之、語助也。下之、亦適也。子路曰。雖時不我用。若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也。〔云如有云云者〕若必不空然而用我時。則我當爲興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云吾其爲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室道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註〕孔安國曰。不見侮慢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註〕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疏子張問至使人○〔云子張云云者〕言若能行五事於天下。則可謂之爲仁人也。〔云請問之者〕子張不曉五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答五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爲歷解五事所以爲仁之義也。言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以敬己。不敢見輕侮也。故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寬則得衆者〕人君所行寬弘。則衆附歸之。是故得衆也。〔信則人任焉者〕人君立言必信。則爲人物所委任也。一云。人思任其事。故不見暝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人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以成而多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人君有恩惠加民。民則以不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註〕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註〕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

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疏　佛肸至不食○〔佛肸召者〕佛肸使人召於孔子。〔云子欲往者〕孔子欲應召使而往。〔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見孔子欲應佛肸之召。故據昔聞孔子之言而諫止之也。子路曰。由昔親聞夫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親行不善之事者。則君子不入其家也。〔佛肸以中牟畔者〕據佛肸身自爲不善之事也。佛肸經爲中牟邑宰。而遂背叛。此是不善之事也。〔云子之云云者〕佛肸身爲不善。而今夫子若爲往之。故云如之何也。〔子曰云云者〕然、如此也。孔子答曰。有如此所說也。我昔者有此君子不入於不善國之言也。〔云曰不云云者〕孔子既然之。而更廣述我從來所言非一。或云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亦云君子入不善之國。故君子入不善之國而不爲害。經爲之設二譬。譬天下至堅之物。磨之不薄。至白之物。染之不黑。是我昔亦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入而不憶亦入乎。故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言我昔亦經有曰也。故云不曰乎以問之也。然孔子所以有此二說不同者。或其不入是爲賢人。賢人以下易染。故不許入也。若許入者是聖人。聖人不爲世俗染累。如至堅至白之物也。子路不欲往。孔子欲往。故具告也。〔云吾豈云云者〕孔子亦爲說我所以一應召之意也。言人非匏瓜。瓠瓜係滯一處。不須飲食而自然生長。乃得不用何通乎。而我是須食之人。自應東西求覓。豈得如匏瓜係而不食耶。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耶。王弼曰。孔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聖人通遠慮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汚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江熙曰。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故欲往之意耶。汎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悅。升堂而未入室。安測聖人之趣哉。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註〕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註〕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座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註〕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賊。〔註〕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註〕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也。疏子曰至也狂○〔子曰由者〕呼子路名而問之也。〔云汝聞云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塞之事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也。事在下文。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對曰未也者〕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座也。子路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孔子呼之使復座也。吾當語汝也。〔云好仁云云者〕一也。然此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施必失所。是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曰。好仁者。謂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一而未識其二。所以蔽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偏才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知變。則見所過也。〔云好智云云者〕二也。智以運動爲用。若學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學而運動。則蔽塞在於蕩無所的守也。〔云好信云云者〕三也。信者不欺爲用。若學而爲信。信則合宜。不學而信。信不合宜。不合宜則蔽塞在於賊害其身也。江熙曰。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泓不度。信之害也。〔云好直云云者〕四也。直者不曲爲用。若學而行之。得中道。若不學而直。則蔽塞在於絞。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云好勇云云者〕五也。勇是多力。多力若學。則能用勇。敬拜於廟廊。捍難於邊疆。若勇不學。則必蔽塞在於作亂也。〔云好剛云云者〕六也。剛者無欲。不爲曲求也。若復學而剛。則中適爲美。若剛而不學。則必蔽在於狂。狂、謂抵觸於人。無迴避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註〕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註〕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可以觀。〔註〕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羣。〔註〕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註〕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註〕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疏子曰

至之名○〔子曰小子者〕呼諸弟子。欲語之也。〔何莫學夫詩者〕莫、無也。夫、語助也。門弟子。汝等何無學夫詩者也。〔詩可以興者〕又爲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興、謂譬喻也。言若能學詩。詩可令人能爲譬喻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風俗盛衰。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羣居也。〔可以怨者〕詩可以怨刺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云邇之云云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事父之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云多識云云者〕關雎鵲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蘩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棫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馬融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疏子謂至也與○〔云子謂云云者〕伯魚、孔子之子也。爲、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邵南、鵲巢以下詩也。孔子見伯魚而謂之曰。汝已曾學周邵二南之詩乎。然此問卽是伯魚趨過庭孔子問之學詩乎時也。〔云人而云云者〕先問之。而更爲說周邵二南所以宜學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言周邵二南既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君親。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詩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註〕鄭玄曰。玉、璋珪之屬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註〕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疏子曰至乎哉○此章辨禮樂之本也。〔云子曰云云者〕夫禮所貴在安上治民。但安上治民不因於玉帛而不達。故行禮必用玉帛耳。當乎周季末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子歎之云也。故重言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之所云不玉帛也〔云樂云云云者〕樂之所貴在移風易俗因於鐘鼓而宜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澆季之主唯知崇尚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明樂之所云不在鐘鼓也王弼曰禮以敬爲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贄幣而所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持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註〕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註〕孔安國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也窬窬牆也

疏 子曰至也與○〔色厲而內荏者〕厲矜正也荏柔佞也言人有顏色矜正於外而心柔佞於內者也〔云譬諸云云者〕此爲色厲內荏作譬也言其譬如小人爲偷盜之時也小人爲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形恆欲進爲取物而心恆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爲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之密也外爲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厲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爲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簞門珪窬窬實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註〕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疏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鄉里也原原本也言人若凡往所至之鄉輒憶度逆用意原本其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賊也言賊害其德也又一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輒媚向而原趣求合此是賊德也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

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弘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註〕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疏子曰至棄也○道、道路也。塗、亦道路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卽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江熙曰。今之學者不爲己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註〕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註〕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註〕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爲也。疏子曰至至矣○〔子曰云云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故云可與事君哉。〔云其未云云者〕此以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恆懃懃患己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患失之、患不失之也。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己不遺失之也。〔云苟患云云者〕既患得失在於不定。則此鄙心迴邪。無所不至。或爲亂也。○〔註〕患得至言也○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爲患得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註〕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

詐而已矣。疏 子曰至已矣○〔古者民有三疾者〕古、謂淳時也。疾、謂病也。其事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今、謂澆時也。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江熙曰。今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也。古之狂者。恒肆意所爲。好在抵觸。以此爲疾者也。〔今之狂也蕩者〕蕩、無所據也。蕩、猶動也。今之狂不復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復無得據杖也。〔古之矜也廉者〕二也。矜、莊也。廉、隅也。古人自矜莊者。好大有廉隅。以此爲疾也。李充曰。矜厲其行。向廉潔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能廉隅。而因之爲忿戾怒物也。李充曰。矜善上人。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古之愚也直者〕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仰。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今之愚也詐而已者〕今之世愚不識可否。唯欲欺詐自利者也。又一通云。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病於忿戾。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廉也。又古之愚者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直也。○〔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言今人既惡。則理自多怒物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註〕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也。〔註〕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疏 子曰至家也○〔惡紫之奪朱者〕紫是閒色。朱是正色。正色宜行。閒色宜除。不得用閒色之物以妨奪正色之用也。言此者。爲時多以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者〕鄭聲者、鄭國之音也。其音淫也。雅樂者、其聲正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云惡利云云者〕利口、辯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也。君子辭達而已。不用辯佞無實而傾覆國家。故爲孔子所惡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疏　子曰至信哉○〔云予欲無言者〕孔子忿世不用其言。其言爲益之少。故欲無所復言也。〔云子貢云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復言。故疑而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復言。則弟子等輩何所復傳述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遞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之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註〕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疏　孺悲至聞之○〔孺悲欲見孔子者〕孺悲、魯人也。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孔子辭之以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之戶以去也。〔云取瑟云云者〕孺悲使者去裁出戶。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使者聞之也。所以然者。若辭唯有疾而不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召己不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疾。以還白孺悲。令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爲疾不來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寫之心。則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矜鄙之心頹而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

火。期可已矣。〔註〕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曰。安。曰。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註〕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註〕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註〕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註〕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疏 宰我問至母乎○〔宰我問云云者〕禮、爲至親之服至三年。宰我嫌其爲重。故問至期則久。不假三年也。〔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之義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則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爲此之故。云宜期而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崩。崩是墜失之稱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宰予又說一期爲足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道一期。則萬物莫不悉易。故舊穀既沒盡。又新穀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燧改火者〕鑽燧者。鑽木取火之名也。內則云。大觿、木燧。是也。改火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一周。變改已遍也。〔期可已矣者〕宰我斷之也。穀沒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亦爲可矣。〔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宰予曰一期爲足。故舉問之也。夫、語助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除喪。除喪畢便食美衣華。在三年之內爲此事。於汝之心以此爲安不乎。〔云曰安者〕宰我答孔子也。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爲安也。〔曰汝安則爲之者〕孔子聞宰我之答云安。故云、汝言此爲安。則汝自爲之也。〔云夫君云云者〕孔子又爲宰我說三年內不可安於食稻衣錦也。言夫君子之人居親喪者。心如斬截。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不覺以爲甘。聞於韶樂。亦不爲雅樂。設居處華麗。亦

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苴麻之禮。不設美樂之具。故云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者〕陳舊事既竟。又更語之也。昔君子之所不爲。今汝若以一期猶此爲安。則自爲之。再言之者。責之深也。或問曰。喪服傳曰。既練反素食。鄭玄曰。謂復平生時食也。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稻非嫌。孔子何以怪耶。答曰。北人重稻。稻爲嘉食。唯盛饍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云宰我出者〕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出去也。〔子曰予之不仁者〕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名也。〔云子生云云者〕又解所以不仁之事也。按聖人爲制禮以三年。有二義。一是抑賢。一是引愚。抑賢者。言夫人子於父母。有終身之恩。昊天罔極之報。但聖人爲三才宜理。人倫超絕。故因而裁之以爲限節者也。所以然者何。夫人是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人之生世。誰無父母。父母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長凶。人人以爾。則二儀便廢。爲是不可。故斷以年月。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斷期是天道一變。人情亦宜隨之而易。但故改火促期。不可權終天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變是二十五月。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是引愚者。言子生三年之前。未有知識。父母養之。最鍾懷抱。及至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癢。有須能言。則父母之懷稍得寬免。今既終身難遂。故報以極時。故必至三年。此是引也。而宰予既爲其父母所生。亦必爲其父母所懷矣。將欲罵之。故先發此言引之也。〔云夫三云云者〕人雖貴賤不同。以爲父母懷抱。故制喪服不以尊卑致殊。因以三年爲極。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是四科之限。豈宜不及無儀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引之也。〔云予也云云者〕予、宰我名也。爲父母愛已。故限三年。今宰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不乎。一云。愛、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告憤於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予之不仁者何。答曰。時人失禮。人失禮而予謂爲然。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予安稻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余謂孔子目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註〕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事來爲證也。更、猶改也。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

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檀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檀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註〕孔安國曰至愛乎○依注亦不得爲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註〕馬融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疏子曰至乎已○〔子曰云云者〕夫人若飢寒不足。則心情所期於衣食。所期於衣食。則無暇思慮他事。若無事而飽衣食終日。則必思計爲非法之事。故云難矣哉。言難以爲處也。〔云不有云云者〕博者、十二棊對而擲采者也。奕、圍棊也。賢、猶勝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爲非法。若曾是無業而能有棊奕以消食終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疏子路曰至爲盜○〔云子路云云者〕子路既有勇。常言勇可崇尚。故問於孔子。君子之人。常尚勇乎。袁氏曰。見世尚須勇。故謂可尚乎。〔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君子唯所尚於義以爲上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義。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爲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云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爲盜竊而已。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註〕苞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註〕孔安國曰。

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註〕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徼以爲智者。〔註〕孔安國曰。徼、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爲己有也。惡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註〕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疏　子貢問至直者○〔云子貢問云云者〕惡、謂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以不乎。江熙曰。君子卽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者〕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惡居云云者〕訕、猶謗毀也。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故禮記云。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訕。是也。〔惡勇而無禮者者〕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者〕窒、窒塞也。又憎好爲果敢而窒人道理者也。若果敢不塞人道理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惡也者〕子貢聞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江熙曰。己亦有所賤惡也。〔惡徼以爲智者者〕此子貢說己所憎惡之事也。徼、抄也。言人生發謀出計。必當出己心義。乃得爲善。若抄他人之意以爲己有。則子貢所憎惡也。〔惡不遜以爲勇者者〕勇須遜從。若不遜而勇者。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曰惡不遜爲勇者。二事又相似。但孔子所明。明禮先自有勇而後行之無禮者。子貢所言。本自無勇。故假於孔子不遜以爲勇也。〔惡訐以爲直者者〕訐、謂面發人之陰私也。人生爲直。當自己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己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所惡者有四。子貢有三。亦示減師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疏　子曰至有怨○〔云子曰云云者〕女子小人並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立也。〔近之則不遜者〕此難養之事也。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則其承狎而爲不遜從也。〔遠之則有怨者〕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人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己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註〕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疏子曰至也已○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

疏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親紂凶惡。必喪天位。故先拂衣歸周。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疏微子至仁焉○〔云微子去之者〕微子者名啓。是殷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殷紂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觀國必亡。社稷顛殞。己身是元長。宜存係嗣。故先去殷投周。早爲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爲之奴者〕箕子者。紂之諸父也。時爲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知國必殞。己身非長。不能輒去。職任寄重。又不可死。故佯狂而受囚爲奴。故云爲之奴也。鄭注尚書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者〕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時爲少師。少師是三孤之職也。進非長適。無存宗之去。退非台輔。不俟佯狂之留。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死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孔子評微子、箕子、比干。其迹雖異。而同爲仁。故云有三仁焉。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爲用。而此三人事迹雖異。俱是爲憂世民也。然若易地而處。則三人皆互能耳。但若不有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狂者。則誰爲親寄耶。不有死者。則誰爲亮臣節耶。各盡其所宜。俱爲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註〕馬融曰至殺也○〔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唯子爵。而箕微二人並食箕微之地。而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者〕鄭玄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

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者〕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者〕故尚書云。微子乃告父師少師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是遂去敢歸周。後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子歸。作洪範。而彝倫攸敘。封比干墓。天下悅服也。

柳下惠爲士師。〔註〕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註〕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惠至之邦○〔云柳下惠爲士師者〕柳下惠、展禽也。士師、獄官也。惠時爲獄官也。〔云三黜者〕黜、退也。惠爲獄官。無罪而三過被黜退也。〔云人曰云云者〕人、或人也。去、謂更出國往他邦也。或人見惠無罪而三被退逐。故問之云。子爲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也。〔云曰直道云云者〕柳答或人云。已所以不去之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事曲。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見黜。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焉往而不三黜也。禽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枉道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禽舊居桑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捨直爲曲。曲則是地皆合。既往必皆合。亦何必遠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耶。故曲直並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註〕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註〕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疏〕齊景公至子行○〔云齊景公待孔子者〕孔子往齊。而景公初欲處待孔子。共爲政化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待。而末又生悔。發

此言也。季氏者、魯之上卿也。總知魯政。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如魯之任季氏。則可不能也。〔以季孟之閒待之者〕孟者、魯之下卿也。不被任用者也。景公言我不能用孔子。如魯處季氏。又不容令之無事。如魯之處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事之閒處之。故云以季孟之閒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用者〕景公初雖云待之於季孟之閒。而末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也。〔孔子行者〕孔子聞不能用己。故行去也。江熙曰。麟不能爲豺步。鳳不能爲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疏齊人至子行○〔云齊人歸女樂者〕歸、猶餉也。女樂、女妓也。齊餉魯定公女伎。致時孔子在魯。齊畏魯強。故餉魯於女樂。欲使孔子去也。〔云季桓子受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餉也。〔云三日不朝者〕桓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禮者也。〔云孔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註〕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註〕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註〕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註〕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也。〔註〕苞氏

曰。下、下車也。

疏　楚狂至言也○〔云楚狂云云者〕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爲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云云者〕此接輿歌曲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者〕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咎也。〔云來者猶可追者〕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流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已。已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與已言。已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江熙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議者。修其狂迹。故疾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註〕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乎。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註〕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註〕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註〕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也。已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者也。耰而不輟。〔註〕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註〕爲其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也。〔註〕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註〕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疏　長沮至易也○〔云長沮桀溺耦而耕者〕二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共耕也。〔孔子過之者〕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處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津、渡水處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子使子路訪問於沮溺。覓渡水津之處也。范升曰。欲顯之。故使問也。〔云長沮云云者〕子路往問津。先問長沮。長沮不答津處而先反問子路也。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卽爲御。御是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故長沮問子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是爲誰子乎。〔子路曰爲孔丘者〕子路答曰。車中執轡者是孔丘也。然子路問長沮稱師名者。聖師欲令天下而知之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丘不乎。〔對曰是也者〕答曰。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者〕沮聞魯孔丘。故不語津處也。言若是魯之孔丘。此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也。無俟我今復告也。〔問於桀溺者〕長沮不答。子路又曰桀溺。〔桀溺曰子爲誰者〕又問子路。汝是誰也。〔曰爲仲由者〕子路答言我是姓仲名由也。〔曰是云云者〕又問言汝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乎。〔云對曰然者〕子路答曰是也。〔云曰滔云云者〕滔滔者、猶周流也。天下皆是、謂一切皆惡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乎。言皆惡也。〔云且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路。使從己隱也。故謂孔子爲避人之士。其自謂己爲避世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於避世之士乎。〔云耰而不輟者〕耰、覆種也。輟、止也。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之法。先散後覆也。〔子路行以告者〕子路問二人。二人皆不告。及於借問。而覆種不止。故子路備以此事還車上以告孔子也。〔夫子憮然者〕憮然、猶驚愕也。孔子聞子路告。故愕怪彼不達己意而譏己也。〔云曰鳥云云者〕孔子既憮然。而又曰。隱山林者則鳥獸同羣。出世者則與世人爲徒旅。我今應出世。自不得居於山林。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云吾非云云者〕亦云吾既出世。應與人爲徒旅。故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必與人爲徒也。〔云天下云云者〕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江熙曰。易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自慮。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以爲歸致者。期於內順生徒。外懷教旨也。惟此而已乎。凡教或卽我以導物。或報彼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沮溺。排披抗言於子路。知非問津之求也。于時風政日昏。彼此無以相易。良所以猶然斯可已矣。彼故不屑去就。不輟其業。不酬栖栖之問。所以遂節於世而有懷於聖教者存矣。道喪于茲。感以事反。是以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明夫理有大倫。吾所不獲已也。若欲潔其身。韜其蹤。同羣鳥獸。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卽我以致言。不可以乘彼者也。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由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夫可滯哉。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卽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違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從己。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羣。宜與人徒。本非言彼也。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羣鳥獸。避世外。以爲高行。初不爲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譏邵忽也。○〔註〕鄭玄曰。至爲耦。○耕用耒。是今之鉤轉。耜是今之釋。廣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伐也。故云二耜爲耦也。○〔註〕士有至法者也。○若如注意。則非但令子路從己。亦謂孔子從己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註〕苞氏曰。丈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註〕苞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註〕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而立。〔註〕未知所止。以答也。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註〕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註〕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註〕孔安國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註〕苞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註〕苞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

子路從至知之矣○〔云子路從而後者〕孔子與子路同行。孔子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而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會之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篠、竹器名。子路在孔子後。未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以杖擔一器籮籠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子路既見在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乎。〔云丈人云云者〕四體、足手也。勤、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問丈人。丈人故答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爲汝之夫子。而問我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耶。〔云植其杖而芸者〕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答子路。竟至草田而豎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豎之。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沓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沓手而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云止子路宿者〕子路住倚當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已宿也。〔云殺雞爲黍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爲臛。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云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丈人二兒見於子路也。〔云明日子路行者〕至明日之旦。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以告者〕行及孔子。而具以昨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孔子。道之也。〔云子曰隱者也者〕孔子聞子路告丈人之事。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反見之者〕孔子既曰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己事說之也。其事在下文。〔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反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行、不在也。〔云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而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人不生則已。

既生便有在三之義。父母之恩。君臣之義。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云云者〕既有長幼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汝知見汝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之義而不仕乎。〔云欲潔云云者〕大倫、謂君臣之道理也。又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耳。如爲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云道之云云者〕爲行義故仕耳。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知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註〕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註〕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註〕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註〕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註〕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疏　逸民至不可○〔云逸民云云者〕逸民者、謂民中節行超逸不拘於世者也。其人在下。伯夷、一人也。叔齊、二人也。虞仲、三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柳下惠、六人也。少連、七人也。〔云子曰云云者〕逸民雖同。而其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云云者〕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爲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置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務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中清廢中權者〕身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云我則云云者〕我則退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

雖不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爲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所以異哉。我迹之異，蓋著于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舉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乎。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註〕鄭玄曰至朝也〕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共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註〕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于河。〔註〕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播鞀武入于漢。〔註〕孔安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註〕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疏 大師至于海〕〔大師摯適齊者〕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也。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大師、樂師也。名摯。其散逸適往於齊國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飯、食也。干、其名也。古天子諸侯食，必共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干是第二食奏樂人也。其奔逸適於楚國。然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皆云然也。〔三飯繚適蔡者〕繚、名也。第三食奏樂人，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第四食奏樂人，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鼓、能擊鼓者也。方叔、名也。亦散逸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鞀武入于漢者〕播、猶搖也。鞀、鞀鼓也。其人能搖鞀鼓者也。名武。亦散奔入漢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者〕少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周公謂魯公。〔註〕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註〕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註〕

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註〕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也。疏周公至一人○〔云周公謂魯公者〕周公、周公旦也。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周公欲教之。故云謂魯公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命之辭也。施、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云不使云云者〕以、用也。爲君之道。當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云故舊云云者〕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云無求備於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必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註〕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疏周有至季騧○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於此八子。八子並賢。故記錄之也。侃按。師說曰。非謂一人四乳、猶俱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相隨。似是雙生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論語子張第十九

疏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難。臣必致死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臣。宜拂衣而即去。若人人皆去。則誰爲匡輔。故此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次微子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註〕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疏 子張曰至已矣○就此篇凡有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總明弟子稟仰記言行。皆可軌則。第一先述子張語。第二子夏語。第三子游語。第四曾參語。第五子貢語。此是第一子張語。自有二章也。此一篇皆是弟子語。無孔子語也。〔云士見危致命者〕士者知義理之名。是謂升朝之士也。若見國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以死救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既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也。〔云見得思義者〕此以下並是士行也。得、得祿也。必不素飡。義然後取。是見得思義也。〔云祭思敬者〕士始得立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云喪思哀者〕方喪三年。爲君如父母。必窮苴斬。是喪思哀也。〔云其可已矣者〕如上四事。爲士如此。則爲可也。江熙曰、但言若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註〕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疏 子張曰至爲亡○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人執德能至弘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爲可重。若雖執德而不弘。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也。江熙曰。有德不能弘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不能爲損益也。〔註〕言無所輕重也○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故云無所輕重也。

二章訖。此是子張語。是第一。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註〕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苞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疏　子夏至人也○此下是第二。是子夏語。自有十一章。〔云子夏云云者〕子夏弟子問子張。求交友之道也。〔云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也。〔云對曰云云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言也。言子夏云。結交之道。若彼人可者。則與之交。若彼人不可者。則距而不交也。〔云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子張聞子夏之交與已異。故云異乎吾所聞也。〔云君子云云者〕彼既異我。我故更說我所聞也。言君子取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衆來歸我。我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與、不可者距之。〔云我之大賢云云者〕更說不宜不可者距之也。設他人欲與我交。我若是大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所不容也。〔云我之不賢云云者〕又云。若我設不賢。而他人必亦距我而不矜也。我若矜人。人必矜我。我若距人。人必距我。故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苞氏曰至子張○〔云友交當如子夏者〕既欲與爲友。故宜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也。〔云汎交當如子張者〕若德悠悠汎交。則嘉善矜不能也。明二子各一是也。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繼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衆而遇濫。偏則寡合而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亦未能兼弘夫子度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註〕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註〕苞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爲也。疏子夏曰至爲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一往看覽。亦微有片理。故云必有可觀者焉。〔云致遠恐泥者〕致、至也。遠、久也。泥、謂泥難也。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行事。至遠經久。則恐泥難不能通也。〔云是以君子不爲也者〕爲、猶學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秉持正典。不學百家也。江熙曰。聖人所以訓世軌物者。遠有體趣。故又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慮止於爲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註〕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至已矣○此勸人學也。〔云日知其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令人日新其德。日日知所未識者。令識錄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所能、謂已識在心者也。既自日日識所未知。又月月無忘其所能。故言識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能如上事。故可謂好學者也。然此卽是溫故而知新也。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可謂好學。是謂爲師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註〕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切問而近思。〔註〕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仁在其中矣。疏子夏曰至中矣○亦勸學也。〔云博學而篤志者〕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忘也。〔云切問而近思者〕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事。宜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則宜思己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云仁在其中矣者〕能如上事。雖未是仁。而方可能爲仁。故云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苞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疏子夏曰至其道○亦勸學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先爲設譬。百工者、巧師也。言百者。舉全數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處也。言百工由日日居其常業之處則其業乃成也。〔云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註〕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疏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君子有過。是己誤行。非故爲也。故知之則改。而小人有過。是知而故爲。故愈文飾之。不肯言己非也。故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僞。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嚴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註〕鄭玄曰。厲、嚴正也。疏子夏曰至也厲○〔云君子有三變者〕變者有三。其事但在一時也。〔云望之嚴然者〕一也。君子正其衣冠。嚴然人望而畏之也。〔云卽之也溫者〕二也。卽、就也。就近而視。則其體溫溫、潤也。而人不憎之也。袁氏注曰。溫、和潤也。〔云聽其言也厲者〕三也。厲、嚴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註〕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疏子夏曰至己也

○〔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行信素著。則民知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故云信而後勞其民也。〔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者〕厲、病也。君若信未素著而動役使民。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己也。江熙曰。君子克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不素立民動以爲病己而奉其私也。〔云信而後諫者〕此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君乃知其惜我非虛。故從之也。〔云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者〕臣若信未素立而忽諫君。君則不信其言。以爲其所諫之事是謗於己也。江熙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有孚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註〕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註〕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疏 子夏曰至可也○〔云大德不踰閑者〕大德、上賢以上也。閑、猶法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於法則也。〔云小德出入可也者〕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有時暫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註〕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註〕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註〕苞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註〕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註〕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註〕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疏 子游曰至人乎○〔云子游曰

云云者）門人小子、謂子夏之弟子也。子游言子夏諸弟子不能廣學先王之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進退威儀之小禮。於此乃爲則可也。（云抑末云云者）抑、助語也。洒掃以下之事。抑但是末事耳。若本事則無如之何也。本、謂先王之道也。（云子夏聞之曰噫者）噫、不平之聲也。子夏聞子游鄙己門人。故爲不平之聲也。（云言游過矣者）既不平之。而又云言游之說。實爲過失也。（云君子云云者）既云子游之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子之道、謂先王之道也。孰、誰也。言先王大道卽既深且遠。而我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倦懈者邪。故云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麤入妙。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云譬諸云云者）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學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學。致生厭倦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大道既深。故傳學有次。豈可發初使誣罔其儀而并學之乎。（云有始云云者）唯聖人有始有終。學能不倦。故可先學大道耳。自非聖人。則不可不先從小起也。張憑曰。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註）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疏）子夏曰至則仕○亦勸學也。（云仕而優則學者）優、謂行有餘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研學先王典訓也。（云學而優則仕者）學既無當於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學業優足則必進仕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疏）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註）苞氏曰。言子張之容儀之難及者也。然而未仁。（疏）子游曰至未仁○（云子游曰云云者）張、子張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容貌堂偉。難爲人所能及。故

云爲難能也。〔云然而未仁者〕袁氏曰。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註〕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曾子曰至仁矣○〔云堂堂乎張也者〕此以下自第四。曾參語。自有四章。堂堂、儀容可憐也。〔云難與並爲仁矣者〕言子張雖容貌堂堂。而仁行淺薄。故云難並爲仁。並、竝也。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隆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註〕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疏曾子曰至喪乎○〔云吾聞諸夫子者〕據有所聞於孔子也。其事在下。〔云人未云云者〕此所聞於孔子之事也。致、極也。言人於他行。方可有時不得自極。然及若親喪。則必宜自極其哀。故云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註〕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疏曾子曰至難也○〔云曾子曰云云者〕人子爲孝。皆以愛敬而爲體。而孟莊子爲孝。非唯愛敬。愛敬之外。別又有事。故云其他可能也。〔云其不云云者〕此是其他可能之事也。時人有喪三年之內。皆改易其父平生時臣及政事。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註〕苞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註〕馬融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疏　孟氏至勿喜○〔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者〕孟氏、魯下卿也。陽膚、曾子之弟子也。士師、獄官也。孟氏使陽膚爲己家獄官也。〔云問於曾子者〕曾子、曾參也。陽膚將爲獄官。而還問師求其法術也。〔云曾子曰云云者〕曾子答之使爲法也。言君上若善。則民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爾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離散者衆。故云久也。〔云如得云云者〕如、猶若也。若得其情。謂責徼得其罪狀也。言汝爲獄官。職之所司。不得不辨徼。雖然若得罪狀。則當哀矜愍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必須哀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既非本。所以宜哀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註〕孔安國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疏　子貢曰至歸焉○此以下是第五。子貢語。自有五章。〔云子貢曰云云者〕紂者、殷家無道君也。無道失國。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昔所爲。然紂昔者爲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也。〔云是以云云者〕下流、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徧爲衆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爲。故君子立身惡爲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若如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爲惡。故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註〕孔安國曰。更、改也。

疏　子貢曰至仰之○〔云子貢曰云云者〕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爲。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爲。故云如日月之蝕也。〔云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如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云更也人皆仰之者〕更、改也。日月蝕罷。改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爲累也。

衛公孫朝〔註〕馬融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註〕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而亦何常師之有。〔註〕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疏衛公孫朝至之有○〔云衛公孫朝問云云者〕公孫問意。政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稱仲尼必學也。將答道學。故先廣引道理也。文武之道、謂先王之道也。未墜於地。謂未廢落在於地也。〔云在人者〕既猶未廢落於地。而在於人所行也。〔云賢者云云者〕既猶在人所行。人有賢否。若大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大。若不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小也。〔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者〕雖大小有異。而人皆有之。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也。〔云夫子焉不學者〕大人學識大者。孔子是人之大者。豈得獨不學識之乎。〔云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孔子識大。所學者多端。多端、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註〕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註〕苞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云不亦宜乎。〔註〕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疏叔孫武叔至宜乎○〔云叔孫云云者〕武叔身是大夫。又語他大夫於朝廷以譏孔子也。〔云曰子貢賢仲尼者〕此所語之事也。言子貢人才識量賢於孔子也。〔云子服云云者〕景伯亦魯大夫。當是于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來告子貢道之也。〔云子貢曰譬諸宮牆者〕子貢聞景伯之告。亦不驚距。仍爲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易覩。譬如居家

之有宮牆。牆高則非闚闕所測。牆下、闚闕易了。故云譬諸宮牆也。〔云賜之牆也及肩者〕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之識量短淺。如及肩之牆也。〔云闚見室家之好者〕牆既及肩。故他人從牆外行。得闚見牆內室家之好也。〔云夫子之牆數仞者〕七尺曰仞。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牆也。〔云不得云云者〕牆既高峻。不可闚闕。唯從門入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牆短下者。其內止有室家。牆高深者。故廣有容宗廟百官也。〔云得其門者或寡矣者〕富貴之門。非賤者輕入。入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凡鄙可至。至者唯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寡、少也。〔云夫子云不亦宜乎者〕子貢呼武叔爲夫子也。賤者不得入富貴之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故是其宜也。袁氏曰。武叔凡人。應不達聖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註〕 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疏** 叔孫武叔至量也○〔云叔孫武叔毀仲尼者〕猶是前之武叔。又嘗毀孔子也。〔云子貢曰無以爲也者〕子貢聞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無以爲嘗毀。〔云仲尼不可毀也者〕又明言語之云。仲尼聖人。不可輕毀也。〔云他人云云者〕更喻之。說仲尼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賢者。雖有才智。才智之高。止如丘陵。丘陵雖高。而人猶得踰越其上。既猶可踰。故可毀也。〔云仲尼云云者〕言仲尼聖智高如日月。日月麗天。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踰。故亦不可毀也。〔云人雖云云者〕世人踰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爲高。未嘗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不覺高。故嘗毀日月。便謂不勝丘陵。是自絕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嘗傷滅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聖人之奧。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云多見其不知量也者〕不測聖人德之深而毀絕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絕之。若有識之士視觀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註〕孔安國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註〕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

疏 陳子禽至及也○〔云陳子禽云云者〕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貢每事稱師。故謂子貢云。汝何爲事事崇述仲尼乎。政當是汝爲人性多恭敬故爾耳。而仲尼才德豈賢勝於汝乎。呼子貢以爲子也。〔云子貢云云者〕子貢聞子禽之言。故方便答距之也。言智與不智由於一言耳。今汝出此言。是不智也。〔云言不可不愼者〕智否既寄由一言。故宜愼之耳。〔云夫子云云者〕此出子禽不智之事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嵩岳雖峻。而人猶得爲階梯以升上之也。今孔子聖德。其高如天。天之懸絕。既非人可得階升。而孔子聖德。豈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爲勝。卽是一言爲不智。故不可不愼也。〔云夫子之得邦家者者〕子禽當是見孔子栖遑不被時用。故發此不智之言。子貢抑之。既竟。故此更廣爲陳孔子聖德不與世人同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言孔子若爲時所用。得爲諸侯及卿大夫之日。則其風化與堯舜無殊。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者也。〔云所謂立之斯立者〕言夫子若得爲政。則立教無不立。故云所謂立之斯立也。〔云導之斯行者〕又若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也。故云導之斯行也。〔云綏之斯來者〕綏、安也。遠人不服。修文德安之。遠者莫不繈負而來也。〔云動之斯和者〕動、謂勞役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云其生也榮者〕孔子生時。則物皆賴之得性。尊崇於孔子。是其生也榮也。〔云其死云云者〕孔子之死。則四海遏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咸哀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疏　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天下太平禪位與舜之事也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致命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覩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註〕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註〕苞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註〕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註〕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註〕苞氏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註〕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註〕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註〕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註〕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註〕苞氏曰權秤也量斗斛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註〕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悅〔註〕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疏　堯曰至民悅○〔云堯曰者〕稱堯之言教也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衆聖故其章內并陳二帝三王之道也就此一章

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爲第一是堯命授舜之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爲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予小子履至萬方有罪在朕躬爲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爲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爲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次子張問孔子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爲之而時不值耳故師資殷勤往反論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章以明孔子非不能爲而不爲者知天命故也〔云咨爾舜者〕自此以下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咨嗟也爾汝也汝汝於舜也舜者謚也堯名放勳謚云堯也舜名重華謚云舜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曰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故云咨汝舜也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我命也〔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者〕天天位也歷數謂天位列次也爾汝也躬身也堯命舜曰天位列次次在汝身故我今命授與汝也〔云允執其中者〕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信運次既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云四海困窮者〕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盡也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盡也〔云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祚祿位長卒竟汝身也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命禹者〕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老而讓與禹亦用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也故云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別爲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歷數以下之言也〔云曰予小子履者〕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故不因前揖讓之辭也澆淳既異揖讓之道不行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至末孫桀無道爲天下苦患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之此以下是其辭也予我也小子湯自稱謙也履湯名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又稱名也〔云敢用玄牡者〕敢果也玄黑也牡雄也夏尚黑爾時湯猶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果敢用於玄牡也〔云敢昭云云者〕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用玄牡告天而云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也〔云有罪不敢赦者〕湯既應天天不赦罪故凡有罪者則湯亦不敢擅赦也〔云帝臣云云者〕此明有罪之人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爲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顯著天地共知不可隱蔽也〔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朕我也萬方猶天下也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有當之不敢關預於天

下萬方也。〔云萬方有罪在朕躬者〕若萬方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我爲民主。我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歸責於我也。〔云周有云云者〕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周伐紂、誓民之辭也。舜與堯同是揖讓。謙共用一謙。武與湯同是干戈。故不爲別告天之文。而卽用湯之告天文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而不述湯誓民文者。尙書亦有湯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誓。則湯其可知也。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富也。〔云雖有云云者〕已上尙書第六泰誓中文。言雖與周有親。而不爲善。則被罪黜。不如雖無親而仁者必有祿爵也。〔云百姓云云者〕此武王引告自責辭也。江熙曰。自此以上至大賚。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其體。不錄修也。侃按。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故知是誓人也。〔云謹權量者〕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不爲國則已。既爲便當然也。謹、猶愼也。權、稱也。量、斗斛也。當謹愼於稱尺斗斛也。〔云審法度者〕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制典也。宜審諦分明之也。〔云修廢官者〕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云四方之政行矣者〕自謹權以下若皆得法。則四方風政並服行也。〔云興滅國者〕若有國爲前人非理而滅之者。新王當更爲興起之也。〔云繼絕世者〕若賢人之世被絕不祀者。當爲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云舉逸民者〕若民中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舉之於朝廷爲官爵也。〔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既能興繼舉。故爲天下之民皆歸心繼負而至也。〔云所重民食喪祭者〕此四事並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國以民爲本。故重民爲先也。民以食爲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有死。故次重於喪也。喪畢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也。〔云寬則得衆者〕爲君上若能寬。則衆所共歸。故云得衆也。〔云敏則有功者〕君行事若儀用敏疾。則功大易成。故云有功也。〔云公則民悅者〕君若爲事公平。則百姓皆歡悅也。〔註〕歷數謂列次也。列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註〕孔安國曰至若此也。此伐桀告天辭。是墨子之書所言也。然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改履名乙以爲殷家法也。〔註〕周周家至是也。此如前通也。〔註〕孔安國曰至用之也。管蔡、謂周公之弟管叔蔡叔也。流言作亂。周公誅之。是有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箕子是紂叔父。爲紂囚奴。武王誅紂而釋箕子囚。用爲官爵。使之行商容。微子是紂庶兄也。見紂惡而先

殷周武王用之爲殷後於宋並是仁人於周無親而周用之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註〕孔安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註〕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註〕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註〕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剋期也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註〕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

疏 子張問至有司○此章第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之義也〔云子張問云云者〕子張問於孔子求爲政之法也〔云子曰尊五美者〕尊崇重也孔子答曰若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云屏四惡者〕屏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惡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云子張曰何謂五美者〕子張并不曉五美四惡未敢并問今且分辭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云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者〕歷答於五此其

一也。言爲政之道。能令民下荷於潤惠而我無所費損。故云惠而不費也。〔云勞而不怨者〕二也。君使民勞苦。而民其心無怨。故云勞而不怨也。〔云欲而不貪者〕三也。君能遂己所欲而非貪吝也。〔云泰而不驕者〕四也。君能恆寬泰而不驕傲也。〔云威而不猛者〕五也。君能有威嚴而不猛厲傷物也。〔云子張云云者〕子張亦并未曉五事。故且先從第一而更諮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利於菓實材木。明君爲政。卽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渚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無所損費也。〔云擇其云云者〕孔子知子張並疑。故并歷答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擇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敢怨也。〔云欲仁云云者〕欲有多塗。有欲財色之欲。有欲仁義之欲。欲仁義者爲廉。欲財色者爲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爲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云君子無衆寡者〕言不以我富財之衆而陵彼之寡少也。〔云無小大者〕又不得以我貴勢之大加彼之小也。〔云無敢慢者〕我雖衆大而愈敬寡小。故無所敢慢也。〔云斯不云云者〕能衆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故云泰而不驕也。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爲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云尊其瞻視者〕瞻視無回邪也。〔云儼然者〕若思以爲容也。〔云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云斯不云云者〕望而畏之。是其威也。卽之也溫。是不猛也。〔云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已聞五美。故次更諮四惡也。〔云子曰云云者〕一惡也。爲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卽用殺。則是酷虐之君也。〔云不戒云云者〕二惡也。爲君上見民不善。當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勖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爲暴卒之君也。暴淺於虐也。〔云慢令云云者〕三惡也。與民無信而虛期。期不申勅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至。而行誅罰。此是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明而急期之也。〔云猶之云云者〕四惡也。猶之與人。謂以物獻與彼人。必不得止者也。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其吝惜於出入之屬。故云出內之吝也。〔云謂之有司者〕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卽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註〕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疏 孔子曰至人也○此章第三。明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以更明孔子知命。故不爲政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命、謂窮通夭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爲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爲君子也。〔云不知禮無以立者〕禮主恭儉莊敬。爲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云不知言無以知人者〕江熙曰。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無以知人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窮、謂貧賤。達、謂富貴。並稟之於天。如天之見命爲之者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論語集解義疏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集解者　何晏

義疏者　皇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沈抱秋謝雨東）

E九一二

平